



（一）

文学的意义不止在书本，绘画的意义不止在笔墨，艺术的价值又岂止在舞台。一个投身于文学艺术并孜孜以求的人，如果不能走出文学艺术本身对自己的束缚，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人民文学》杂志在2017年第1期卷首这样写道：“报告文学《塘约道路》，用明晰的思路、确凿的事例和真切的故事，将地方与国家、人与时代、发展与守护、创新与前景熔于一炉，我们从中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文脉与国脉、文运与国运的深刻联系。”

这里讲到了一篇文章的血脉与国之脉动的血肉联系，文艺的价值远不止在文字音像本身，而总是在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有宽广的民众生活、命运、奋斗和情思。

我怎样回答陆续而至的读者之问呢：你怎么想到写这本书？应该说，那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一再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头脑中储存的记忆。我在写完最后一章时，不知结尾在哪里。我感到了自己并不是在采写一篇作品，这是贵州省安顺市塘约农民正在跋涉的奋斗，这里有他们经历了新中国60多年来农村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后，自觉自愿的道路选择。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写这个村庄？我想，以下大约是促使我下决心要把它写下来的重要原因。

（二）

我虽然在插队岁月拿了八年的工分，但我是在离开农村40年后的今天，才真正从塘约农民的实践中看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取得的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称之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防止两极分化。

我由此也理解了，对于当前农村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削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中国社科院相关课题组近期发布的《土地市场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从1996年的26%到2014年的30.4%，短短18年间，我国农地流转率快速增长。

农村土地流转，流向何方？你不是农民，也不是商人，你会觉得这个问题跟自己有关系吗？但是，这是当前各种资本深切关注的问题。出现的种种现象已引起种种争议。我看到一批学者已经指出土地流转中出现的严峻问题。我以为指出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然则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谁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塘约村农民正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在辽阔的中国农村，塘约的实践不会是唯一，但它已经做得很突出。仅就土地情况而言，有研究

者指出，全国土地撂荒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西部地区，土地撂荒达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甚至更多。其中外出打工造成的土地撂荒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由于农田水利设施长久失修，个体农民无力修复，加上大水一来冲毁农田，没有水利系统，毁坏的农田就没法耕种了。

今天，指出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勇气。今天，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则是当代英雄！塘约村的土地撂荒也曾达到百分之三十。它在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后，把土地全部确权流转到村合作社，靠集体的力量，修复水利设施，把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过使用仪器精度测量和土法丈量两种方法互相印证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没错，多出了32895亩。这是纯粹的耕地，不包括山林。

在贵州安顺，开展土地确权的不止是塘约村。整个安顺市在推行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中发现，安顺原先在册的耕地159万亩，重新丈量后竟有444万亩，多出285万亩。这使我一时难以置信。多方询问，这是事实——就是多出285万亩。我确信，仅此一点，即土地确权后对土地的精确有效使用，对我国农村发展也意义巨大。

这些都不是文学虚构。也许是虚构都不敢想象的。

新华社2016年10月30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文件里说，这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我反复阅读对照，看到塘约村已经这么做了。不仅如此，塘约在2016年春成为贵州省“七权同确第一村”。改革步伐走在全国前列。最可贵的是，塘约的“七权同确”全部落在巩固集体所有制，这就是将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这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文学的意义在哪里

——我为什么写《塘约道路》

□ 王宏甲

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已有经典回答：“文以载道”。然而每一代人仍会遭遇同样的问题，或者说遇到自己的追问。我是在从事文学创作很多年后，在自己感觉距离文学很近很近的时候，才清晰地领悟到——

（三）

我感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今天，塘约村发生的变化，正是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做出来的。

在决定写这个村庄的奋斗历程之前，我还一再审慎地面对以下若干重要问题，比如：重新组织起来好不好？

塘约农民告诉我，你就看种菜。塘约村种菜要背到镇上去卖，得走一小时。那里没有他们的摊位，在路边叫卖，跟人家一毛五分地讨价还价，根本赚不了几个钱。单打独斗，成本太高。组织村合作社后，一辆车就把大家种的菜都拉走了。由于按照无农药污染的要求种植，蔬菜直供学校食堂，这更大大节约了成本。单打独斗不如走合作化道路，这是显而易见的。

塘约因成立了村合作社，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范发展，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在外开车的回来了，组织起来竟有200多个驾驶员，成立了运输公司。木匠、泥水匠、电工、油漆匠回来了，有800多人，成立了建筑公司。流水线上回来的女工有350人。农业专业队把全村撂荒了30%的土地全种上。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家人的团聚而精神焕发。

由此，我看清了塘约的力量来自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是第一大资源；二是集中起来的农村土地，这是第二大资源；三是上述两大资源与市场结合，获得综合性大资源。上述三点，都需要组织起来。

今天任何地方的农民，如果仍然单家独户地耕种，是无法进入市场的。换句话说，信息时代，如果不能把零散地块里劳作的农民组织起来，就无法发展现代农业，就永不可能改变贫困。

我相信我看到了：务必组织起来！不管是小规模的组织，还是较大规模的组织，或者像塘约这样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只有组织起来，

才有出路。

接着，我需要面对：塘约道路，是不是塘约农民自愿的？采访中我得知，因贫困欠着债的，村里有个说法叫“债民”，塘约村有30%的“债民”。这些“债民”都是最踊跃报名参加合作社的。还有一个事例，与塘约相邻的大屯村，历史上一直经济比塘约强，现在看到过去比他们穷的塘约兴旺起来，有60户农民的土地确权后流转给塘约村合作社，你说他是不是自愿的？乐平镇党委书记马松说过一句话：“农民是用眼睛选择前途的。哪里好就往哪里奔。”

我也看到，多年来农村已有很多专业性合作社。应该说，专业性合作社，不同程度地把单家独户的农民联合起来，是进步。以往扶贫通常考虑，扶贫资金投下去要见效益，就要有个项目，谁能做项目？能人。能人联合比较有本事的资金的，这是强强联合。经过这样的强强联合后，村里穷的就更穷了。塘约村合作社走同步小康的道路，正是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那样：“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我还需要面对：塘约道路可推广吗？如果其他村也这么做，有没有阻力？有的。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村支两委成员，也有村支书和村主任。如果像塘约那么做，他们中约80%的人会同程度地成为阻力。因为他们期望的“奶酪”跑走了。于是我看到，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场触及灵魂和利益的深刻革命，农村党组织的领导者们要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才可能使改革真正惠及全体村民。

一个村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什么是政绩？在党支部领导下，聚全体村民共同发展，举全村之力直至帮助最后一个贫困者脱贫，才是最大的政绩。

我看到了，我们重视科学技术，重视项目，重视发展经济，这都很重要，但主要是技术性的，不是道路性的。走什么路，彻底地为什么人的利益而工作，才是最根本的。

塘约道路，是不是走回头路？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肯定地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 司徒伟智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时表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毋庸讳言，建筑怪异之风未止歇。“大都市里少见，小地方仍滋生哩”，是几位老友假日出游归来的感受。

谁之过？有责怪建筑师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也对，“马桶楼”“铜钱楼”之类又不是潘多拉魔盒放出来的，尽是一线一划按图施工的。但更多是指责官员的。权力一任性，事情就乱套。政绩冲动下，样样想逞能，楼不惊人死不休，用清华大学王丽方教授的话说，某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官员好干预建筑设计，“他也说不清到底要什么样，就说要超前，要很不一样”。殊不知，公共建筑者本位在于实用，蕴含普适功能。“不一样”为次，属相对；“一样”为主，属绝对。

形式与内容不该是两张皮，审美不

可排斥实用。最怕形式遮蔽内容、挤掉内容。新世纪初，有好几年，笔者都是开春就赴杭州。踏上苏堤，湖波如镜，杨柳岸岸，鸟语花香，行者如醺，于是就感念苏轼老人家，真把湖堤打造成一道美堤。但时至今日，回头思忖，莫道苏堤好看，更是苏堤好用。疏浚湖底，挖出淤泥筑堤，又筑六桥相接，换来波平水畅；西湖内一堤横贯，缩短行人路程，即东坡吟咏的“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堤上遍植杨柳，其发达的根系恰好适合固堤工程之需。水清，路通，堤稳，满眼绿，全景美，审美与实用、形式与内容臻于统一，连我这般外行人士都感受到了。如若不然，一道美堤，却背离实用功能，就属中看不中用，几近花架子了。君不见目下个别所行，怪楼异厦奇葩景，花里胡哨的，居住不便，享用有碍。

不该在事后，在庞然大物矗立起来后，才发现弃之无用之地，而该在事

前，老老实实从头补上美学一课。道理易明：不懂美者，无从谈美。“杭州老市长”苏轼为中国文化留下一个“苏堤春晓”的靓丽符号，岂无由哉，他老人家可是诗书画三绝，公认的审美大师！

雨冀望灵感，望也白望。是的，确有艺术家的绝佳构想，于旅行中、闲聊时、睡梦里灵光一闪，突如其来，顿时顿悟。但是，知否知否，灵感不会凭空来，总是基于艺术家穷年累月苦学深思的一种质的飞跃，即“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心血来潮，忘乎所以，随便发话，会有啥奇思妙想，只有胡思乱想。

缺乏审美修养，可谓一种通病。据云吴冠中生前道：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是美育仍多。“消除文盲易，消除审美难，美育比文盲更可怕。”主政一方的官员更应在补审美这一课上花些工夫。社会有分工，术业有专攻，不和要求官员都跻身艺术家之列，但是艺术素养太薄，常识都不通，会在治理一方

中缺乏审美的维度，显出差相的。

当然，即使审美能力渐长，“美育”不再，也还是要谦卑，切忌干预具体工程，跟设计师争风头。不仅因为你是业余级，人家是专业级；更因为权力本身需要保持谦虚，谦虚的标志是低调。一朝权在手，就好像新建地标不留下自己独家印记不过瘾，这样的“瘾”或曰欲望，几近庸俗，务须抑制。不是说“功成不必在我”吗，那么，楼成也不必在我。看看那些流芳百世的名楼名园古建筑，历史记载着阎伯屿新修滕王阁、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等等，皆系宏观决策，何曾微观参与，那桂殿兰宫、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只是设计师手笔嘛。我想就是精于审美如苏轼，兴建苏堤之际或可提供设想，但也终得依靠设计师团队。

很赞成一些地方推出新规，严禁领导干部因自身个人喜好随意干预建筑设计，违者将追责。是啊，领导之责在于把方向、谋大事，而非干预具体工程，更不用说去手把手地教设计师勾勾画画了。

杂文撷英

生活在此处

□ 陈羽

1875年的夏天，在法国夏尔维勒的某个村庄，象征主义诗人兰波正穿过金黄的麦地走进前方的树林——他在树林中穿行，朝着远处亮光的方向。多年以后，在阿比西尼亚高原的某个拂晓，兰波站立在悬崖边缘，眺望远处闪烁的海平面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朝阳，诗人发现了永恒之美。——兰波的传奇经历仿佛一页灵动的五线谱，生动演绎了诗人本人提出的超现实主义口号：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始终是人类的一个心结。“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不用说荷尔德林的诗句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口号，也不必提许巍的《旅行》，单看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我们或是兴冲冲地走进电影院，为《驴得水》的荒诞剧情叫好，或是专心致志地守着电脑，替《精绝古城》的人物命运担心，就说明人类

始终是一种超越性的动物。不妨设想一下，没有《再别康桥》的徐志摩或许只是人们心中的浪荡子，而缺少《边城》的沈从文又与芸芸众生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别处赋予人生意义，正如美赋予人生意义一样。“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但，毋庸置疑的是，工业化已经让“别处”变得晦暗不明了。这并非空穴来风的忧虑，就在不久前，“晒霾”成为朋友圈的自我解嘲；而环顾我们生存的城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也层出不穷，人们的生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人们越来越注重体检和医疗，这何尝不是应对不良生存环境的无奈之举呢。

这是工业化，或者说是现代性的弊病，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切肤之痛。较之前现代社会，人们的家园不再宁静，甚至

人们的远景也不再坚固。

马克思在形容现代性时早就深刻指出，“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当下，如何坚固我们的心呢？

东坡词云：“此心安处是吾乡”。暂不论“东鲁春风吾与点，南华秋水我知鱼”的逍遥超脱，单看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的伟大论证吧：在“除魅”的世界，“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

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面对当下的要求，做当下该做之事，才能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生活在此处”。“生活在此处”，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土地，还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因为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你默默的坚守，灯火阑珊的夜晚里你不倦的坚持。

“生活在此处”，是因为“寻找，就寻见”。除了个体性层面的意蕴，“生活在此处”还有社会性层面的意蕴。我们不仅应承担起对于职业的“责任伦理”，也应增进价值认同，凝聚社会共识，承担起对于共同体的“责任伦理”。毋庸置疑，每个个体都倾向于凸显其独特存在性，每个行业都倾向于强调其价值中立性，

是改革，我们是深化改革。

我也看到了，土地确权流转就是深化改革的组成部分，而流转给谁，是否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权益，这是道路性的。

我还看到了，并不是贫穷落后的村庄缺少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而是他们最有组织起来的愿望。塘约村就是在遭受一场大洪水洗劫，一贫如洗之后才组织起来，绝地逢生的。

不论塘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看到了最重要的两条：一是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包括上级党委的支持。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正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

塘约道路说到底，是在农村加强党建的过程中，凝聚起全体村民的内生动力，才有的奇迹。

（四）

2016年12月17日，冬日的暖阳才刚刚露出笑脸，安顺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的文化广场上聚集的上千名穿着玫瑰红T恤的徒步爱好者，将塘约村点缀得十分生动。

这是由安顺市主办的徒步走进100个“美丽乡村”启动仪式在塘约村举行。来自安顺各地，甚至贵阳、六盘水等地的千余徒步爱好者用“健康、绿色、环保”的健身方式，踏着村路，去感受新一轮改革在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文学的意义在哪里？现在，我是如此清晰地看到，文学的意义岂止在书本，它在阳光下的塘约村广场，在安顺、贵阳、六盘水许多中青年的脚步里。你看，当地媒体是这样报道的：霞光映衬着美丽的塘约村，无人机在头顶上飞旋，徒步爱好者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行走在风景如画的美丽乡村。田野里绿油油的卷心大白菜是他们美拍的景物，大棚里种植的香菇散发着阵阵清香，新鲜的泥土气息伴随着和暖的微风，滋润着徒步者脸上灿烂的笑容。他们走过洗布河、糖耀河，爬过高寨大坡，走入凤凰林场、生态农业观光园，全程14公里的路程，环绕了塘约所有的村寨。

我看了是振奋的。贫穷并不可怕，人是需要精神焕发的。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村庄的新生。这就是意气风发，就是欣欣向荣。这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我们个人，也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

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我感觉到一种呼唤，感觉有很多被遗忘的穷乡僻壤……我想，文学，它真正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写作才华。我还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征永远在路上。”我想，文学尤其报告文学，它的价值和意义，也该是永远在路上。

名家创作谈



扬帆远航 牟鹏

艺术长廊